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 
第四十七回 黃金易盡故主寒心 華髮重添美人回意

話說勞航芥因為接到安徽巡撫黃中丞的電聘，由香港坐了公司輪船到得上海，因他從前在香港時很有些上等外國人同他來往，故而自己也不得不高抬身價，一到上海，就搬到禮查客店，住了一間每天五塊錢的房間，為的是場面闊綽些，好叫人看不出他的底蘊。他自己又想，我是在香港住久的人了，香港乃是英國屬地，諸事文明，斷非中國腐敗可比，因此又不得不自己看高自己，把中國那些舊同胞竟當做土芥一般。每逢見了人，倘是白種，你看他那副鸞肩詭笑的樣子，真是描也描他不出，倘是黃種，除日本人同歐洲人一樣接待外，如是中國人，無論你是誰，只是要拖辮子的，你瞧他那副倨傲樣子，此誰還大。閒話休絮。且說他此番在香港接到安徽電報，原是叮囑他一到上海，隨手過船，逕赴安慶。誰知他到得上海，定要盤桓幾天，不肯就去。他說，中國地方，只有上海經過外國人一番陶育，還有點文明氣象，過此以往，一入內地，便是野蠻所居，這種好世界是沒了。然而一個人住在客店裡頭，亦寂寞得很，滿肚皮思想，僑寓上海的親友雖多，無奈都是些做生意的，有點瞧他們不起，便懶怠去拜他們。心上崇拜的人，想來想去，只有住在虹口的一位黎惟忠黎觀察，一位盧慕韓盧京卿，這二人均以商業起家，從前在香港貿易的時候，勞航芥做律師，很蒙他二位照顧。後來他二人都發了財，香港的本店自然有人經理，黎觀察刻因本省紳商公舉他辦理本省鐵路，盧京卿想在上海替中國開創一片銀行，因此他二位都有事來在上海。勞航芥雖然瞧不起中國人，獨他二位，一來到過外洋，二來都是有錢的主兒，三則又正辦著有權有勢的事情，因此到上海的第二天，就坐了馬車，親自登門拜見。黎觀察門上人說，主人往北京去了，沒有見著，只會到盧京卿一位。見面之下，盧京卿已曉得他是安徽撫台請的顧問官，連稱「恭喜」，又道：「吾兄可以大展抱負了！」其實這做顧問官一事，勞航芥心上是很高興的，但他見了人，面子上還要做出一副高尚樣子，以示非其所願。

當下聽了盧京卿一派恭維，只見他以笑非笑，忽又把眉頭皺了一皺，說道：「不瞞慕韓先生說，現在中國的事情，還可以辦得嗎？兄弟到安徽，黃中丞若能將一切用人行政之權，都委之兄弟，他自己絕不過問，聽兄弟一人作主，那事還可做得。然而兄弟還嫌安徽省分太小，所謂地小不足以迴旋。倘其不然，兄弟寧可掉頭不顧而去。還是慕韓先生開辦銀行，到是一件實業，而且可以持久，兄弟是很情願效力的。」盧京卿心上想道：你這寶貨，那年在香港為了同人家買地皮打官司，送了你三千銀子，事情沒有弄好，後來又要詐我二千銀子的謝儀，我不給你，你又幾乎同我涉訟，始終送你一千銀子，方才了事。

如今虧你還想與我同事，我是決計不敢請教的了。安徽撫台瞎了眼，請你這種東西去做顧問官，算他晦氣。你還是去同他混罷。心上如此想，嘴裡卻連忙答道：「銀行算得什麼？還是老兄到安徽幫著撫台，替國家做些事業，將來是名傳不朽的。」

當下又說了些別的閒話，盧京卿一看他還是外國打扮，探掉帽子一頭的短頭髮，而且見了人只是拉手，是從不磕頭作揖的，便道：「吾兄現在被安徽撫台請了去，以後就是中國官了。據兄弟看起來，似乎還是改中國裝的好。目下吾兄曾否捐官？倘若捐個知府，將來一保就是道員，乃是很容易的。」勞航芥道：「腐敗政府的官，還有什麼做頭？兄弟決計不來化這項的冤錢。況且兄弟就是這捐官，這顧問官的體制，兄弟早已打聽過了，是照司道一樣的。現在江南地方，就有兩個顧問官，除掉見督撫，其餘都可以隨隨便便的。況且是他來求教我，不是我求教他的。至於改裝，如自從得到了電報，卻也轉過這個念頭，但是改得太快了，反被人家瞧不起，且待到了安徽，事情順手，果然可以做點事業，彼時再改，也不為遲。」盧京卿道：「改裝不過改換衣服，是很容易的，只是頭髮太短了，要這條辮子，一時卻有點煩難。」勞航芥又把眉頭一皺道：「我們中國生就壞在這條辮子上。如果沒有這條辮子，早已強盛起來，同人家一樣了。」盧京卿見他言大而誇，便也不肯多講，淡淡的敷衍了幾句。勞航芥自己亦有點坐不住了，然後起身告辭。盧京卿送出大門，彼此一點首而別。

勞航芥回到禮查客店，又住了一天，心上覺得煩悶。曉得盧京卿是做大事業的人，不肯前來同他親近，於是不得已而思其次。重複回來，去找那幾個做生意的朋友。這些人不比盧京卿了，眼眶子是淺的，聽說他是安徽巡撫聘請的人，一定來頭不小，也不問顧問官是個什麼東西，都尊之為勞大人。其中就有一個做得法洋行軍裝買辦的，姓白號趨賢，是廣東香山人氏，敘起來不但同鄉，而且還沾點親。白趨賢依草附木，更把他興頭的了不得，意思想托勞航芥到安徽之後，替他包攬一切買賣，軍裝之外，以及鐵路用的鐵，銅元局用的銅，他的洋行裡都可以包辦。除照例扣頭之外，一定還要同洋東說了，另外盡情。

此時勞航芥受了他的恭維，樂得滿口答應。白趨賢更是歡喜，今天請番菜，明天請花酒，曉得勞航芥上海沒有相好，又把他小姨子薦給了他。這白趨賢的小姨子，怎麼會落在堂子裡呢？

只因他這小姨子原是姊妹二人，姊姊叫張寶寶，妹妹叫張媛媛，一齊住在東蒼芳當窰姐的。白趨賢先同張寶寶要好，後來就娶他為妾，所以張媛媛見了白趨賢趕著叫姊夫，白趨賢亦就認他做小姨子。如今拿他小姨子薦給了勞航芥，無非是照應親戚的意思，也不為奇。

且說這張媛媛年紀也不小了，據他自己說十八歲，其實也有二十開外了。勞航芥未到上海，就聽見有人講起，上海有些紅信人，很願意同洋裝朋友來往，一來洋裝朋友衣服來得乾淨，又是天天洗澡的，身上沒有那般齷齪的氣味，二則這家堂子裡有個外國人出出進進，人家見了害怕，都不敢來欺負他，這都是洋裝朋友沾光之處。勞航芥聽在耳朵裡，記在肚皮裡，如今輪到自己身上來了，心想改了洋裝，就有如許便宜，樂得自己竭力擺弄。頭戴一頂外國草帽，是高高的，當中又是凹凹的領子，漿得硬繃繃的，釦子同表鍊，又是黃澄澄的，穿了一身白衫、白褲、白襪、白鞋，渾身上下，再要潔淨沒有，嘴裡蜜臘雪茄煙嘴，臉上金絲鏡，手上金鋼鑽，澄光燦亮，耀得人家眼睛發暈，自以為這副打扮，那女人一定是愛上我了。先是白趨賢在久安裡請他吃酒，替他薦了這個張媛媛的局。媛媛到檯面上一問，是假外國人叫的局，把臉一板，離著還有二尺多遠老遠的就坐下了，照例唱過一支曲子，擠擠眼，關照娘姨裝煙，借著轉局為由，說聲對不住，已經走了。其時勞航芥以為同他初次相交，或者他果真有轉局，所以不能多坐，因此並不在意。

吃完了酒，白趨賢照應小姨子，想叫勞航芥擺酒請他，便約他同到東會齋去打茶圍。進門上樓之後，張媛媛照例做過瓜子，只坐在她姊夫身旁，一聲不響。勞航芥想搭訕著同她說話，無奈張媛媛連正眼亦不睬他。後來還是白趨賢看不過了，忙對張媛媛說道：「勞大人歡喜你，你還是到他身旁多坐一回，同他攀談兩句，他明天還要在這裡擺酒哩。」說話時，白勞二人正躺在煙榻上，一邊一個，張媛媛便一把拿白趨賢從煙榻上拉起，同他咬耳朵，說道：「那個外國人，我不要他到我這裡來，被人家看見，說我同外國人來往，說出去很難為情的。好姊夫，你明天不要叫他來了，我今天出的一個局，他算也好，不算也好。總而言之，他明天再來叫局，我是謝謝的了。」白趨賢聽說，呆了一呆，便亦測測的同她說道：「勞大人是有錢的，而且又是個官，簇嶄新的安徽撫台打了電報來，請他去的，他若是歡喜了你，論不定還要娶你回去，你一出轎就做太太，有什麼不好？怎麼你好得罪他，不出他的局，不要他到這裡來？你自己去回他這句話，我是說不出口的。」張媛媛道：「無論他再有錢，再做多們大的官，但他是外國人，我總不肯嫁他，就是他拿十萬銀子、八台轎來抬我，我只是不去，他能拿我怎麼樣？」白趨賢道：「他不同你講話，他同你娘講話，你娘答應了，不怕你不嫁給他。」張媛媛冷笑道：「那還有一死哩！況且姊夫你也不要來騙我，只有中國人做中國的官，那有外國人做中國官的道理，這話我不相信。」白趨賢道：「你這話可說錯了。你說外國人不做中國的官，我先給你個憑據。不要說別的，就是這裡黃浦灘新關上那個管關的，名字中做稅務司，他就是外國人做的中國官，你們堂子裡懂得什麼？」張媛媛聽了，楞了一回，說道：「那個新關？」白趨賢道：「就是有大自鳴鐘的那個地方，就是新關，上海新關，有上海的稅務司，北京還有個總稅務司，還是那年同這裡科橋盛公館的盛杏蓀同天賞的太子少保，亦是戴的紅頂子。你們曉得什麼，也在這裡亂說。」

張媛媛不等他說完，依舊把頭搖了兩搖，說道：「無論他戴紅頂子也好，戴白頂子也好，我亦不管他什麼叫做十三太保，十四

太保，但是外國人一定不嫁。」白趨賢先還有心嘔他，如今見他斬釘截鐵，只得以實相告，便把嗓子提高，拿勞航芥一指道：「你看他是中國人是外國人？」張媛媛至此，方把勞航芥仔仔細細端詳了一回，心上要說他是外國人，覺得他比起弄口站街的紅頭似乎漂亮得許多，而且皮膚也白，身材也還俊俏。

又想說他是假外國人，何以鼻子又是高的，眼睛又是摳的，心上總有點疑心，一時說不出口。勞航芥見他二人咕咕唧唧，早已懷著鬼胎，後見白趨賢指著自己問張媛媛是中國人，是外國人，他心上已經明白媛媛不歡喜外國人。中國女子智識未開，卻難怪有此拘迂之見。當下因見張媛媛楞住不語，便從榻上亦一骨碌爬起，拿手把自己的頭髮捕了兩捕，說道：「你要曉得我是中國人，外國人，你只看我的頭髮便了。」張媛媛果然舉目抬頭，看了一眼，見他頭髮果是烏黑的，隨又端詳他的鼻子眼睛。白趨賢方才告訴他說：「勞大人本是我們中國人，因為在外國住久了，所以改的外國裝。如今安徽撫台當真請他去做官，等到做了官，自然要改裝的。況且我常常見你們堂子裡都歡喜外國人，你何以不愛外國人？這真正不可解了。」張媛媛道：「我生性不歡喜外國人，被人家說出去很難聽的。勞大人果然肯照應，如果照著這個樣子打扮，明天請不必過來。」白趨賢道：「這真正笑話了。天底下那有做信人的挑剔客人的道理？不要勞大人一生氣，明天倒不來了。」張媛媛尚未開言，誰知勞航芥反一心看上了媛媛，一定要做他，忙說：「我本是中國人，中國衣服雖然沒有在這裡，叫個裁縫做起來很容易的，再不然買一兩套也不妨。至於鞋襪，更不消說得。現在頂煩難的，是這條辮子，只好同剃頭司務商量，叫他替我編條假的，又怕我自己的頭髮短了些，接不上，那卻如何是好？」張媛媛道：「若要假頭，我這裡多得很，你要用時，盡管到我這裡來拿，但是怎麼想個法子套上去，還得同剃頭的商量。」白趨賢見他二人說話漸漸投機，便道：「這事容易。我前天看見一張什麼報上，有一個告白，專替人家裝假辮子的，不過頭兩塊錢一條，等我今天回去查查看，查著了我們就去裝一條來。」大家說說笑笑，張媛媛聽見勞航芥肯改裝，又加姊夫說他有錢，又是個官，便也不像從前那樣的拒絕了。當晚並留他二人吃了一頓稀飯，約摸打過兩點鐘，白勞二人方才別去。

勞航芥仍回禮查客店，一心想要討張媛媛的歡喜，次日上街，先找到一個裁縫，叫他量好身材，做兩套時新衣服，裁縫說至少三天一身，勞航芥嫌太慢，沒法，只得又到估衣鋪內，撿對身的買了兩身。估衣鋪的人見他一個外國人，來買中國衣服，還要時派，都為詫異。但是買賣上門，斷無揮出大門之理，不過笑在肚裡罷了。等到衣履一概辦齊，白趨賢早回去查明《申報》上的告白，出了兩隻大洋，替他辦了一條辮子，底下是個網子，上面仍拿頭髮蓋好，一樣刷得光滑滑的，一點破綻看不出來。勞航芥見了，甚是歡喜。一齊拿了回去，先在屋裡把房門關上，從頭至腳改扮起來，一個人踱來踱去，在穿衣鏡裡看自己的影子，著實伶俐。意思就想穿了這身衣服，到東蒼芳給張媛媛瞧去，後來一想，怕禮查客店的外國人見了要詫異，無奈仍舊脫了下來。當夜躊躇了一夜，次日一早，算清房錢，辭別主人，另把行李搬出，搬到三洋巡橋一斗大客棧裡去住。以為自此以後，任穿什麼衣服出門，決無人來管我的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